

汉德基本颜色词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李宜萱

汉口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颜色词作为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颜色隐喻是人类认知外界活动的重要工具。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用各式各样语言沟通的人对颜色词的理解大不相同，然而由于人类相似的生理机制和生活经验人们对其认知也存在共性。本研究从隐喻认知视角出发，选取汉德语言中红、黄、蓝、黑、白四种基本颜色词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中德两种不同民族文化中颜色词的语义异同。

关键词：基本颜色词；隐喻；对比分析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11.061

一、引言

在人与人的互动交流和日常行为中，隐喻都是支配人们交流活动的语义概念系统的基础（Lakoff & Johnson, 1980）。Langacker（1987）提出，颜色域与时间域、空间域、情感域等同属于语言中最基本的认知范畴。颜色隐喻将颜色域作为源域，其意象映射到其他领域上，使我们能够通过颜色概念来理解一些语言现象，发现并解决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问题。本文选取了四种基本颜色词，旨在从隐喻的角度剖析汉德语言文化中颜色的隐喻认知。

二、研究综述

（一）隐喻

隐喻（Metaphor）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因此成为修辞学、文学等研究的重要对象。自1980年Lakoff & Johnson的《我们生活中的隐喻》一书出版后，语言学家开始越来越关注对于隐喻的理解和深入探讨。Lakoff & Johnson指出，隐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它不单单在语言中出现，还贯穿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所依赖的概念系统本身就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他们在书中对隐喻进行了定义：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将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联系起来，从而理解和认知某一类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隐喻是将一个认知域部分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过程。隐喻的映射并非随意产生，而是根植于我们的经验，涉及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

（二）颜色词研究

古今中外，学者们一直将颜色词作为研究的焦点和关注点。1858年，英国学者Gladstone在其著作中提出了颜色词问题的讨论。同年德国人类学家Magnus针对颜色词进行了有关颜色感知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人类对颜色的认知基本相似。20世纪60年代，Berlin & Kay重新提出了关于颜色词语义普遍性的问题，他们通过对98种语言中的颜色词汇

的跨语言数据分析，发现基本颜色词的范畴具有普遍性并存在顺序规律。此后Wierzbicka（1990）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基本颜色词的演变，认为人类对颜色的感知机制是相同的，而不受制于性别、年龄或种族等生理因素，此外不同语言中颜色概念的差异也应归因于文化和宗教原因。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于颜色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基本颜色词发生顺序研究，主要关注其演变过程：刘丹青（1990）从词形、语义、派生出义项、能产性、词性、形态六个角度分析了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确认标准。二是针对单个基本颜色词的认知研究，关注具体情境中颜色词的语义变化：赵晓驰（2012）从跨语言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汉语中的“青”类词。三是跨语言颜色词认知及文化内涵。薛亚红和杨忠（2014）从认知语义的角度进行了英汉非基本颜色词的对比分析，专注于探讨它们在体现形式和认知基础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汉英颜色词的对比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上，对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成果还相对不足，因此本文选取汉德语言中的四种基本颜色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隐喻认知的体现方式。

三、基本颜色词隐喻对比分析

人类语言中普遍包含11个基本颜色词类别，它们是白、黑、红、绿、黄、蓝、棕、紫、粉红、橙、灰（Berlin & Kay, 1969/1991）。依据Berlin & Kay确定基本颜色词的四条基本标准，考虑到颜色词的历史发展、使用频率和构词能力等因素，薛亚红、杨忠（2014）将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确定为9个：红、白、黄、黑、绿、蓝、紫、灰、褐。本文选取其中4个颜色词——红、蓝、黑、白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如何通过隐喻等认知方式来赋予基本颜色词更多语义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认知的本质。

（一）红色/Rot

1. 汉德语义共性

在中华文化中，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追溯到古代，它被视为一种文化图腾，与中国人对日神的虔诚膜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汉语里，红色常常会让人与火焰和阳光来进行对比，从而引发温暖、激情等联想。自古以来，逢年过节、婚嫁喜事无不用鲜艳的红色来体现欢乐喜庆的氛围。根据Duden词典，rot在德语中的原型意义是“von der Farbe frischen Blutes”，即“鲜血的颜色”。与汉语相似，德语中的红色常与“爱情”等联系在一起。这展示了红色/rot的语义如何从颜色域投射到情感域。在汉语和德语中都有相应的表达。

例1：“红喜事”——中国婚礼、“Rot ist die Liebe, Rot ist das Blus.”（红色是爱情，红色是鲜血）

人在情绪激动时身上的皮肤会变红，因此红色还表示“羞愧、生气、恼怒”，这也是红色/rot颜色域投射到情感域的体现，是隐喻认知的结果。

例2：Vor Scham ist er rot angelaufen.（他羞得涨红了脸）、mit roten Ohren abziehen（面红耳赤）、Rot ist der Teufel in seiner Wut.（红色是愤怒中的魔鬼）

除了这些褒义的表达的之外，红色在汉、德语中还可以用红色/rot来表示经济或是财政方面亏损，这展示了红色/rot的颜色域如何投射到经济域。红色还可用来表示“色情”，引申为一些不被法律认可的场所，这是红色/rot颜色域投射到道德域的体现。

例3：Roten Zahlen（财政赤字）、Rotlichtviertel（红灯区）

2. 汉德语义个性

在汉语中，红色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无产阶级的象征，例如“红军”、“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德语中，rot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意义与汉语截然不同。二战时，德国军队称前苏联军队为“Rote Gefahr”（红祸），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德国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府的害怕与憎恶。在东西德合并后，一些人仍然坚持着东德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被称为“Rote Socke”（红袜子）。在联邦德国，红色也逐渐成为左派恐怖分子和极左派思想的象征。这些例子展示了红色或“rot”一词的语义从颜色域向政治域的转变。

（二）蓝色/Blau

1. 汉德语义共性

根据《说文解字》，“蓝”一词的本义指的是蓼蓝

这种植物，它含有可以用于制作蓝靛染料的成分。随着语言的发展，“蓝”也引申为晴朗天空的颜色。在德语中，blau在Duden词典里原型意义是“von der Farbe des wolkenlosen”，指像天空一样万里无云的颜色。蓝色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悠远宁静，常常让人联想到广袤的天空、大海等自然景观，这是蓝色/blau的语义从颜色域投射到生活域的体现。

例4：蓝天白云、Frühling lässt sein blaues Band wieder flattern durch die Lüfte.春天将它蓝色的飘带再次在空中飘舞。——歌德《颜色论》

2. 汉德语义个性

蓝色在中国古代多用“青”来代替。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诗词《琵琶行》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由此可以看出，古代部分低职位官员的官服颜色为青色。在后来的明清时期，人们用“青衫”、“青衿”等词来借指官职卑微的人。现代汉语中有部分工作的技术人员被称为“蓝领”，这些是典型的颜色域投射职业域的体现。

在德语中blau的喻义深厚。首先，在德国人眼中蓝色代表着高高在上的地位，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才能穿上明亮的蓝色袍子，又因贵族们身份高贵，往往不用亲自外出劳动养活自己，皮肤白皙嫩滑甚至可以看见底下蓝色的血管，所以衍生出了蓝血贵族“blaues Blut”的说法，这是blau的语义从颜色域投射到身份域的体现。其次，蓝色还有“倦怠”、“休息”的意思。德语中的“旷工”往往用“blau machen”来表示；另外，嗜酒如命的德国人用“blau sein”来形容“喝得烂醉的人”，这是blau颜色域向行为域投射的体现。

（三）黑色/Schwarz

1. 汉德语义共性

黑色在新华字典里有5种意思，分别是：（1）与白色相对的一种颜色；（2）昏暗的环境，即黑暗、黑夜；（3）非法或隐蔽的活动场所，如黑市、黑社会；（4）邪恶心灵的象征，即黑心；（5）姓氏。可以看出，黑色往往带着消极色彩。在汉德语言中，黑夜引发的联想往往是消极、阴沉、不吉利的，这是因为黑色往往代表着夜晚和黑暗，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欲，人类慢慢适应了追求光明、远离黑暗的生存规律。黑色被用来形容消极的思想情绪或氛围，这是颜色词汇从颜色域向情感域的投射。

例5：für etwas oder Jemanden schwarzsehen（看不到希望）、schwarz Gedanken（郁郁寡欢）、黑雾漫漫

黑色还用来描述或解释一些不正当、违法反动的的事情，这是颜色域投射到法律或道德域的体现。

例6: der schwarz Mark (黑市)、schwarze Liste (黑名单)、schwarzarbeit (非法劳动)、黑社会、黑帮

黑色具有极强的压抑性,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还可以代表庄严和肃穆。人们在参加葬礼的时候,通常会身着黑色衣服或佩戴黑色袖章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这是颜色域向情感域投射的体现。

2. 汉德语义个性

在中国国粹京剧的脸谱中有黑脸的扮相,代表勇猛智慧,突出人物不苟言笑、刚正不阿的形象,例如包拯;黑脸还可以塑造出鲁莽率直、正直无私的形象,如三国里的张飞、水浒里的李逵等。这是颜色域向京剧域投射的体现。

除此之外,“黑”的语义可以通过隐喻认知从颜色域投射到经济域,这在德语中特有的,而在汉语中则未表现。例如与赤字“rote Zahlen”相对应的盈利顺差在德语中表达为“schwarze Zahlen”。

(四) 白色/Weiß

1. 汉德语义共性

与黑相反,在汉德语言中,白色引发的联想往往是积极的,这是因为白色往往代表着光明、和平、纯洁。汉德民族具有部分相似的隐喻思维,因此对于一些隐喻也有相似的认知。首先,白色代表着纯洁美好的品行、和平思想,这是白色的语义由颜色域投射向道德域的体现。

例7: 洁白无瑕、白衣天使、eine weiße Weste haben (指品行端正的)、Die weiße Fahne (白色旗帜,指和平)

其次,白色有时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古人常常会使用阴阳五行的相关学说和五色进行适配,《说文·白部》中说“白,西方色也”。根据五行学说,西方主白虎,对应白色,被视为凶险的象征,因此白色常常被联想到死亡和凶恶。它通常与丧事、邪恶等文化语义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称丧事为“白事”,家属要穿着白色孝服,并设立白色灵堂等。在德国作家Georg Trakl的作品中,多次提到白色这一颜色,例如“死者白色的眼脸上”、“真理的白色大祭司,晶莹的歌声里栖息着上帝冰凉的呼吸”。由此可以看出,白色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描绘为死亡的象征。

2. 汉德语义个性

除了纯洁和死亡的隐喻义,在中国封建古代时期,白色也是被视为“平民之色”,象征贫寒和低贱。另外,“白”还泛指一无所有。

例8: “白衣着,庶民之服”——顾炎武

此外,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扮演白色脸谱的角色通

常性格粗暴、奸诈,比如曹操。因此,“白脸”在戏剧中被视为奸诈和阴险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白色”的语义通过隐喻认知投射到戏剧域。

结语

本文从四种基本颜色词出发作为切入点,围绕讨论了隐喻视角下汉德两种语言里涉及的颜色隐喻和对应的语意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基于认知规律的共性在颜色词的认知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颜色词的语义从原始的颜色域经过隐喻认知后被投射到不同的认知域,进而造成了汉德两种语言系统中词义的个性特征。本文将颜色域作为源域,探讨其映射到其他目的域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深入了解和掌握颜色词的隐喻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颜色词的语义特征和用法,从而推动语言学习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Berlin, B. & P.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1991.
 - [2]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d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
 - [3] 陈家旭, 秦蕾. 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2): 75-77.
 - [4] 丛明才. 德语中“颜色”的象征意义 [J]. 德语学习, 1998 (03): 27-29.
 - [5] 刘丹青. 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0 (03): 77-80.
 - [6] 刘雪梅. 德语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 [J]. 语文学刊 (外语教育教学), 2012 (10): 5-7.
 - [7] 薛亚红, 杨忠. 认知语义视角的英汉非基本颜色词对比研究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 (01): 36-42.
 - [8] 姚小平. 基本颜色调理论述评——兼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史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01): 19-28+80.
 - [9] 张利. 英汉基本颜色词“红”“绿”的认知语义分析 [J]. 教育观察 (上旬刊), 2014, 3 (04): 92-94.
- 作者简介: 李宜莹 (2002.5—), 女, 汉族, 籍贯: 甘肃民勤人, 汉口学院外国语学院, 20级在读本科生, 专业: 英语,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